



世界历史故事

(五十一)

张立虎 主编

目 录

从灾—员到灾—圆.....	员
巴顿突尼斯再露锋芒	远
巴顿扬威西西里	苑
巴顿诺曼底登陆	獾
巴顿兵围塞纳河	濂
巴顿结束最后的战斗	愿
缅甸作战计划	缘
蒋罗会谈	远
开罗宣言	苑
苏美英首脑德黑兰会议	愿
德黑兰会议上的斗争	苑
戴高乐“自由法国”运动	愿
不屈的抗战英雄	怨

从灾—员到灾—圆

导弹作为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武器，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然而，它的历史并不长，溯其源，还要从德国人研制灾—员和灾—圆飞弹说起。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被解除了武装。但是，它时刻梦想东山再起，为了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1918年，在火箭专家布劳恩博士的主持下，开始了把火箭应用于军事方面的秘密研究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都争先恐后地发展新武器，力争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希特勒深知战争持久进行下去将对德国不利，为了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胜利，德国一方面集中兵力，重点打击；另一方面，又加速研制新武器。

不列颠之战开始后，德国集中了绝大部分飞机参加了征服英国的空战，英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顶住了法西斯空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勇敢地保卫自己的国土。德国对英国的空袭不仅没能挫败当地居民的斗志，反而促进英国人民团结起来。他们依靠自己数量不多的空军力量，借助当时只有英国拥有的雷达预警手段，连续升空作战，使德国空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希特勒征服英国的野心不死，但是，现实迫使他不得不考虑使用新式武器来实现其目的。为此，有关部门催促布劳恩，把研制导弹的工作再加快。

随着第二战场的开辟，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德军陷入四面楚歌声中。为了苟延残喘，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丧心病狂的希特勒急忙让尚未完善的新武器灾—员飞弹

投入工业性生产，企图用这种武器来阻止或推迟盟军向法国北部的进攻。

“灾”是德语中“复仇”一词的字首字母，德国首先生产的灾—员飞弹，因飞行时发出巨大的“嗡嗡”声，当时有人又称它为“嗡嗡”弹。它装有自动驾驶仪，能按预先规定的弹道控制飞行路线到达目标。“灾—员”类似现代的巡航导弹，全重有两吨多，长七米多，翼展近五米，最大时速约为六百公里，最大飞行高度为两千多米，其弹头重一吨，但航程仅二百八十公里。为了挽救危局；在希特勒的命令下，1944年 远月 远日，第一批灾—员飞弹被极其仓促地从发射台发射出去，由于组织不善，只有十枚能够发射出去，而射到伦敦的又只剩下了五枚，希特勒闻讯大发雷霆，把一肚子火发到制造者身上。可是，当新闻发布官给他读了一些伦敦新闻界对灾—员效果所作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后，希特勒转怒为喜，又要求增加灾—员的生产量。

1944年 远月至 怨月间，德国从欧洲大陆向英国西南部共发射了八千多枚灾—员飞弹。这种导弹开始出现时，曾经在英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严重威胁，听到它飞行时的尖叫声，许多人便失魂落魄。其实，灾—员飞弹性能极差，只与当时活塞式发动机的战斗机的速度差不多，因此，占德国发射总量源豫的灾—员飞弹被英国战斗机和高射炮击落。而到达目标区的只有圆豫。就是这些达到目标区的飞弹准确性仍很差，据统计，在航程为二百八十公里时，只有其中一半击中距目标中心点五公里的圆周内。

灾—员飞弹采用脉动式喷气发动机，无需其它发动机帮助，在原地就可以自己启动。这种发动机的构造简单，造价

低，重量轻，但是它只适宜于低速飞行，高度也有限，工作寿命较短，振动剧烈，燃烧消耗率太大。加之英国的防空设备完善以及飞弹命中率低，灾—员飞弹所取得的实际杀伤和破坏效果都不太大。为此，德国法西斯一方面继续制造和使用灾—员，一方面又进一步研制出了灾—圆飞弹，来弥补灾—员之不足。

1944年12月14日，在德国佩内明德的一块空地上，一枚四层楼高的灾—圆竖立在发射架上，周围一片寂静。一会儿，发动机冒出了缕缕烟雾，飞弹开始晃动，然后一声巨响，从发射台徐徐升起，伴随着发动机的怒吼声猛然升入天空。一分半钟以后，飞弹嘈声突然增大，紧接着一声巨响，它掉到一公里以外的地方。在场人员都被吓懵了，他们的眼睛傻呆呆地盯着远处升起的一股巨大的烟柱，嘴张得老大，而没有一个人能发出声来，第一次试射失败了。

经过德国专家检查，发现第一枚试射的灾—圆飞弹是制导系统出了毛病，于是，在一番精心准备之后，1944年12月15日，第二枚灾—圆飞弹试射成功。它按照规定的路线飞行了一百九十公里。并击中了目标区，距正中的误差为四公里。这时，希特勒又表示出了强烈的兴趣。为了弥补命中精度差的弱点，他要求这种飞弹第一次使用时，就要准备五千枚，“供集群发射之用。”这次试弹以后，灾—圆飞弹开始大规模生产。希特勒要求每月生产九百枚，每枚当时价值十四万四千马克。

灾—圆飞弹改进较大，它没有翅膀，外貌很象现代弹道式导弹。弹身長十四米，总重约为十三吨，装有七百五十公斤高爆烈性炸药。灾—圆飞弹采用液体燃料火箭喷气式发



动机，既能在大气层中飞行，也能在大气层以外飞行，飞行高度可达一百多公里，速度为每小时五千七百二十公里。超过音速五倍多，射程达到三百多公里。

1944年10月1日，法西斯德军使用了第一批“V-1”袭击英国，不过这次袭击并不象希特勒设想的那样，一举发射五千枚，而仅有区区二十五枚。就是这批少得可怜的飞弹，也还是在十天之内“一举”发射的。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向英国一共发射了一千一百一十五枚“V-1”飞弹，向欧洲大陆的美英军事目标发射了二千多枚。由于这种导弹速度快，飞得高，高射炮对它奈何不得。就是当时最先进的“流星”式喷气歼击机也望尘莫及。

“V-1”良好的飞行性能，使英国严密的空防体系失去效力。当时对付它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破坏其发射场、供给基地和生产飞弹的工业企业。于是，1944年10月1日，英国轰炸航空兵对佩内明德导弹试验中心进行了大规模空袭，五百多架四发动机轰炸机在那里投下了一千八百七十四吨爆破弹和燃烧弹、结果炸死了七百三十五名技术人员，破坏了设计室的实验室，炸毁了大量技术资料。英国的这次空袭，使德国研制飞弹工作至少中断了两个月，从而为自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希特勒想通过新式武器出奇制胜，至少也要达到在心理上压倒他的欧洲大陆的主要对手英国人的目的。然而，事与愿违，虽然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向英国发射的“V-1”和“V-2”飞弹炸死了约一万人，重伤二万三千五百人，但是，英国人民以刚毅不屈的精神忍受了这种轰炸所造成的损失和困苦，使德国法西斯征服英国的企图化为泡影。最后，连纳粹头子

施佩尔也不得不承认‘灾—圆’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起心理上的决定作用，这是值得怀疑的。从纯粹技术意义上说，是不能起这种作用的。”

无论‘灾—员’还是‘灾—圆’命中精度都远不如现代导弹，它们只能用于攻打象城市那样的大面积目标，而且它们只装几百公斤常规炸药，所以实用价值并不太大。当德国人企图从制导系统方面加以改进的时候，同盟国的军队已经攻入德国本土了。从西边打进来的美军俘虏了以布劳恩为首的一批德国火箭专家；从东边打进来的苏军缴获了一批尚未发射的‘灾—圆’飞弹。这就为他们各国战后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战后美苏两家大力开展对导弹的研制工作，成效显著。他们各自建成了一整套导弹系统，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电子技术和其他新技术的突飞猛进，更是推动了导弹武器全面迅速的发展。

决定战争胜负的最根本力量是人，不是物。一两件新式武器绝对不能挽救纳粹德国最后覆亡的命运。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联合打击下，第三帝国就象纸房子一样倒塌了。但是，它所研制的‘灾—员’和‘灾—圆’毕竟是前所未有的突破，这个创新，使从火箭到导弹发生了质的飞跃，当时德国法西斯首次使用时，还是震惊了世界。

时至今日，‘灾—员’和‘灾—圆’飞弹被人们视为老古董，送到了战争武器的博物馆。然而，正是从它们开始，才繁衍出一个当代的导弹家族：从射程不过几百米、上千米到射程达万里之遥的导弹；从空中发射的到水面甚至是水下发射的导弹；从在大气层中飞行的弹道式导弹到大气层以外飞行又重返大气层的巡航式导弹；从单弹头到多弹头分导式导弹；各



色各异，品种之多，形态之异，令人眼花缭乱。特别是导弹装上核弹头后，顿时身价百倍，成为当今世界战略武器库中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受到世界各国极大的重视。

巴顿突尼斯再露锋芒

1943年1月中旬，美英两国首脑罗斯福和丘吉尔及其主要军事顾问来到卡萨布兰卡召开重要会议。会议确定了盟军的作战方针，打算下一步重点进攻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发动代号为“赫斯基”的战役，并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盟军总司令。

巴顿以东道主的身份接待了这次会议，他把各项工作安排得周密而细致，使全体与会者感到十分满意。

巴顿虽然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他利用各种机会与大人人物们接触，表达自己希望参战的强烈要求。

会后，根据会议精神，盟军司令部作出决定：征服突尼斯之后，美英军队将联合进攻西西里，双方各出一半兵力。美军方决定，由巴顿指挥参战的美军部队，这次部队将被称为第7集团军。英军则是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两支部队组成集团军群，由英国的亚历山大将军统一组织指挥。

1月10日，艾森豪威尔给巴顿下达指示，要求他立即着手改编西线特遣部队，后来被叫作第1装甲军，并开始筹划“赫斯基”战役的有关准备事宜。

巴顿在度过了几个月的逍遥时光之后，精神又紧张起来了，他和他的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一起，一面整训部队，一面在作战室纸上谈兵。

可是，突尼斯的战况比美英首脑们原先乐观的估计要糟糕得多。

突尼斯战役是由英军的肯尼思·安德森少将承担的，他指挥英国第 员集团军，包括美国劳埃德·弗雷登多尔少将的第 圆军，于 员年 员月 员日就进到了突尼斯塔巴尔卡。 员月 员日，美国第 圆军的第 员装甲师抵达杰代伊达效区，攻击的战略目标几乎已经在望。

接下来的情况可有些不妙。

德军第 员装甲师偷偷地开到了突尼斯。希特勒计划发动一场反攻，不仅要把盟军赶出突尼斯，而且要把他们统统撵出新近在法属北非所夺取的据点。

隆美尔率领他的“非洲军团”来到了突尼斯，隆美尔是德国军队中一员凶悍狡诈的战将，他曾入侵西欧，转战北非，未逢敌手，被称之为“沙漠之狐”。

隆美尔视察战局后，认为他的所有战机都在西边，便把主要攻击方向指向突尼斯的加夫萨。

艾森豪威尔的情报部长莫克勒—费里曼准将提供的情报说，隆美尔正在集结兵力，他们将经过北面猛袭皮雄。

盟军根据这个错误的情报作了相应部署。

员月 猿日，德军从法伊德进攻，使美军第 圆军遭到惨重损失。

圆月 员日，德军向卡塞林山口快速挺进，又一次重创第 圆军的第 员装甲师。

在这次“卡塞林山口”战役，美军伤亡 猿园园多人，被俘 猿园园多人，损失坦克 圆园辆。

圆月 员日，盟军地面部队司令亚历山大将军视察了前

线。他认为。美军的战斗素质很差，难以胜任大规模的战斗，第 1 军军长弗雷登道尔亦决非隆美尔对手。他向艾森豪威尔建议，选派美军最优秀的将领，替换弗雷登道尔将军

艾森豪威尔同时也接到他派驻第 1 军的私人代表布雷德利少将的报告，指责弗雷登道尔没有充分发挥该军的最大力量，应该予以撤换。

1 月底，巴顿派遣哈蒙少将带领第 1 装甲师前往突尼斯支援第 1 装甲师，重新夺回了卡塞林山口。

哈蒙在返回摩洛哥的途中，专程到艾森豪威尔那里去汇报情况。他怀疑弗雷登道尔能否对付得了德国人。他说：“这是隆美尔呀，而且是最新式的坦克，可怜的弗雷登道尔远不是他的对手。”最后，他力主派巴顿去突尼斯，他说要不然第 1 军可能真会土崩瓦解。

艾森豪威尔有点犹豫不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无意提出降弗雷登道尔的职，或者把卡塞林战役最初的失败归咎于他。我对他也是这样说的。其他几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我们一星期的挫折都负有责任。”

1 月 20 日，艾森豪威尔亲自飞往前线了解情况，他看到那里军纪涣散、士气低落，上下军官对弗雷登道尔都有意见。最后他得结论：情况相当糟糕，撤换弗雷登道尔已是事在必行了。

艾森豪威尔立即让副官欧内斯特·李上尉告诉参谋长沃尔特·史密斯少将通知巴顿待命。当晚 10 点，史密斯打电话给巴顿，要他务必在 1 月 21 日下午之前乘飞机到阿尔及尔的白屋机场报到，“准备执行较长期的野战任务”，并要他将进攻西西里的任务暂时移交给副手杰弗里·凯斯将军。

巴顿带着他的临时参谋长休·加菲将军和情报处长奥斯卡·科克上校准时赶到指定地点，艾森豪威尔也从特贝萨前线飞返，他们当即在白屋机场召开军事会议。

艾森豪威尔简短地向巴顿作了交待，明确告诉他去接管美军第 1 军。同时强调指出：“这个军作为一支美国部队，将直接从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的第 5 集团军群那里接受命令。”“你的第一大任务，将是支援第 5 集团军通过马雷斯防线，要尽可能地牵制德军兵力，要夺取加夫萨，作为蒙哥马利部队的前方补给基地。”

马上就要和隆美尔这样的强劲对手作战，巴顿感到异常兴奋。前不久，他曾在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对海军中校布彻慷慨陈词：“我们一抵达北非，我就看出隆美尔将在突尼斯加紧攻势，并盼望与那个厉害的杂种厮杀一场。我花了多年时间磨炼自己，准备对付这个家伙，对他的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研究了他的每一个战役，自认为对他了如指掌。我平生的愿望就是能追杀他一阵，然后在战场上亲自找到他，并亲手把他击毙。”

巴顿感到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浑身充溢着一种说不出的冲动和快感。但令他遗憾的是，他的部队不是主力，而是给蒙哥马利当配角，心中老大不快。

会议一结束，巴顿迅即动身去前线。下午 5 时 15 分，他到达君士坦丁，便到第 5 集团军群司令部向亚历山大将军报到。他们进行了彻夜长谈，巴顿的热忱、坦率和急切求战的精神给亚历山大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第 1 天，巴顿带领他的参谋长加菲、副官詹森和斯蒂勒、情报处长奥斯卡·科克上校、作战处长肯特·兰伯特上校

以及勤务兵乔治·米克斯，开着一队侦察车和架着机枪的半履带车，急速地驶向设在库伊夫山的第 8 军司令部。

巴顿显出一副令人生畏的面容，头戴两颗星的擦得锃亮的钢盔，下额露在钢盔带外面，就像一个战车驾驶员一样，站在装甲车上。车队呼啸着开进那个满是土屋的破烂村庄，高高的天线在车顶上不停地摇晃着，喇叭的尖叫声把受惊的阿拉伯人从泥泞的街道上吓走了。就连那些当兵的，为了避免泥水溅到身上，也急忙躲进最近人家的门口。

就在巴顿赴任的这一天，隆美尔发动了梅德宁战役。他的第 8 军第 1 装甲师连续 3 次向蒙哥马利的第 1 集团军猛烈攻击，但均遭挫折，被赶回马雷斯防线，而且丧失了 2 辆坦克和大量人员装备。隆美尔遭此打击之后，深深感到轴心国部队留在非洲将无建树，甚至“等于自寻死路”。但希特勒等人坚决反对撤离非洲。隆美尔一气之下，于 7 月 10 日借口养病返回欧洲去了。

隆美尔的突然离去，使巴顿认为自己遭受到一次“重大挫折”，一种失去对手的失落感油然而生，不免扼腕浩叹。

亚历山大把军事进攻的时间定在 7 月 12 日，对于巴顿来说，必须争分夺秒地利用时间整顿部队，提高士气，增强战斗力。

巴顿面对作风松散、精神疲软、士气不振的第 8 军官兵，采取了所谓的“高压电休克疗法”，雷厉风行地规定了一个又一个不近人情的作法和要求。

当他发现官兵们在早晨都不按时到食堂就餐，立即明确规定：早饭 7 点开始，7 点半结束。迅速改变了参谋人员上班迟到的现象。

接着，他制定了最严格的军容风纪条例，规定每个军人都必须时刻戴着钢盔、系领带、无论是军官、士兵、炊事员、医生、护士概不例外，也不论在室内室外，甚至上厕所都必须这样。

少数人不以为然，他们迟迟不动。巴顿勃然大怒，他亲自出马，四下搜寻那些不戴钢盔的官兵，叫他们排成队示众，严厉地加以训斥：“我对任何一个不立刻好好执行我命令的兔崽子不会容忍的。我给你们最后一个选择机会——要么罚款 5 美元，要么送军事法庭。我可告诉你们，送军事法庭是要记入档案的。”

这些违纪人员乖乖接受罚款，心里暗暗对这位新来的司令官咒骂不已。巴顿却对自己的作法颇为得意，他对人半开玩笑地说：“当你要动一个人腰包的时候，他的反应最快。”

在第 101 军采访的随军记者们对此十分不满，他们评论道，这些作法是“不民主和非美国的方法”。

艾森豪威尔的观察员布莱德雷写道：“每当战士扎绑腿和扣上沉重的钢盔时，他就不能不想起现在指挥第 101 军的是巴顿。卡塞林战役以前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一个艰苦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尽管这些改革并没有使巴顿赢得众望，但是却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了不可怀疑的印记：第 101 军的老板是巴顿。”

巴顿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方法治军，他乘坐吉普车不停地颠簸于各营区之间，发表鼓动人心的演说，向官兵们灌输“仇视德国鬼子的情绪”，同时认真检查军容风纪。

功夫不负有心人，巴顿奇怪的管理方法很快取得奇效。官兵们由开始怕他、恨他、逐渐变为尊敬他、爱他。部队有

了铁的纪律和秩序，精神面貌大为改观，进入了他所说的“战斗竞技状态”。

1943年猿月猿日，巴顿被晋升为三星中将。

巴顿在就任第 圆军军长后不久，即对布莱德雷将军在第 圆军中暧昧不明的身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早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曾任步兵学校校长，长期从事教育训练工作，精通军事、沉着稳健，被公认为是美国军界一员不可多得的儒将。1943年 圆月，奉派赴北非担任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助手，而没有明确的实际职务。后来艾森豪威尔指派其到突尼斯前线任私人代表，执行联络任务。

巴顿继任第 圆军军长，习惯于独断专行，仅管他对布莱德雷本人的才干和为人评价很高，但却非常反感其“耳目”身份。于是，巴顿向艾林豪威尔郑重提出，要么让布莱德雷留下来担任副军长，否则就把他调往别处。艾森豪威尔即刻任命布莱德雷为第 圆军副军长，作为巴顿的副手。

战争把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巴顿三位杰出的军事人才拧合到一起，他们分别是组织者、思想机器和斗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密切配合，屡战屡胜，传为佳话。

猿月 猿日，亚历山大给第 圆军再次下达战斗指令，并明确指出，敌人可能对他的侧面发动反攻，行动要慢一点，切莫走得太远。但巴顿有自己的主意，在突破防线的激烈战斗中，争取突破任务界限的机会，挣脱计划的束缚。

猿月 猿日晚，巴顿将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合集到自己的办公室，十分激动地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

“诸位，我们明天就要开始进攻，我们要不成功便成

仁！”

参谋们对巴顿这种近乎表演的空洞的动员兴趣并不大，关心的是他究竟如何指挥战斗取得胜利。大家拭目以待。

猿月 员日早晨，第 圆军按计划展开进攻。主攻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由特里·艾伦将军率第 员步兵师进攻加夫萨，如果进展顺利，还可攻占埃尔盖塔，而后为蒙哥马利建立一个燃料库；另一路由奥兰多·沃德率第 员装甲师通过卡塞林山口，进攻埃尔盖塔东北的斯塔欣—德塞内德，如条件许可，再向梅克纳西推进。其他部队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

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来到第 圆军指挥所督战。巴顿则亲自随同第 员步师前进，实施战地指挥。

第一天的进展十分顺利，第 员步兵师前进了 源英里，占领了加夫萨。

第二天，第 员步兵师继续进攻，很快占领盖塔尔。沃德的坦克部队在泥泞的道路上强行进击，夺取了斯塔欣—德塞内德，准备向梅克纳西推进。

两天的胜利令美军士气大振，美国新闻界也大肆渲染，巴顿再次成为了了不起的英雄。

正当巴顿踌躇满志，打算挥兵长驱穿过加夫萨和盖塔尔之际，亚历山大派人送来一份《未来作战指示提纲》，明确源个要点：(员) 坚守加夫萨；(圆) 拿下并守住马克纳塞以东的高地；(猿) 派出一支轻型装甲部队去袭击迈祖纳机场，摧毁那里的设施后即返回；(源) 主力部队不得越过加夫萨—以克纳塞—法伊德—丰杜克一线。这样一来，巴顿打算突破对方防线直打到海边，从后方包括非洲军团的机会就告吹了。

猿月 圆日，根据《指示提纲》的要求，沃德的坦克部



队攻占了塞内车站。1944日，占领了马克纳塞。但接着就被同时到达的德军第 150 装甲师阻击在内米亚山前，马克纳塞以东高地上的山口近在咫尺，沃德却未能乘胜发动攻势而夺取它，结果贻误了战机。

入夜前，巴顿命令艾伦将军率领第 15 步兵师沿加夫萨—加贝斯公路向前推进，并且要攻占北侧的高地，然后脱下鞋和大衣，和衣而睡。

1944日早晨 10 时，该师遭到了德军第 150 装甲师大约 150 辆坦克的袭击。第 150 装甲师是德军一支战斗力非常强的装甲部队，曾在卡塞林山口战役中重创美军，大出风头，这次他们也没有把美军放在眼里，没有料到今非昔比，进攻遭到第 15 军的顽强抗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上午战斗结束时，美军损失了 10 门 88 毫米大炮、10 门 120 毫米大炮、10 门半履带式反坦克炮和 10 门 88 毫米反坦克炮。德军则损失了 10 辆坦克。

下午 15 分 15 分，德军再次发动猛攻，步兵在前，坦克居后，当达到美军阵地 100 码以内时，被美军炮火和空军轰炸所阻止，只得无功而返。巴顿对这次战斗十分满意，他自豪地指出：“硝烟一散，我们看到没有一个美国士兵放弃阵地一步。”

但是第 15 装甲师在梅克纳西以东地区的战况颇为不利，沃德将军的坦克部队陷入岩石遍布的荒漠地带，无法展开，一直到 1944 日晚也未能占领山口。巴顿为此十分恼怒。大骂沃德是“胆小鬼”、“猪猡”。

尽管如此，巴顿统率的第 15 军根据第 15 集团军群的战略意图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即蒙哥马利在南线发动正面

重点进攻的关键时刻，巴顿将敌人的精锐部队——德国第 16 装甲师和一个意大利师吸引到北线来，从而大幅度减轻了蒙哥马利攻克马雷斯防线的压力。亚历山大对巴顿的成绩表示满意，他认为，巴顿的当务之急仍是牵制住第 16 装甲师，使其难以脱身去增援马雷斯防线。为此，他于 14 日给巴顿下达了新的指示：暂停梅克纳西的进攻，以第 1 第 9 步兵师和第 1 装甲师从盖塔尔向加贝斯进攻；以第 1 步兵师夺取东多塞尔附近的方迪克，为英军第 1 装甲师进入海岸平原开辟道路。

15 日，巴顿组织部队从盖塔尔附近的阵地向加贝斯发动进攻。他以艾伦将军的第 1 师为左翼，埃迪将军的第 9 师为右翼，力求在敌人阵地中打开一个缺口，以便为沃德将军的第 1 装甲师投入攻击打开通道。

德军十分清楚，退让就意味着轴心国北非战线的全面崩溃，所以拼死抵抗，战斗十分惨烈，双方损失都很惨重，美军只取得极少进展。

16 日，巴顿命令部队暂停进攻，进行修整。

17 日，巴顿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 1 高地。

次日早晨 7 时 15 分，第 1 集团军群的联络官马丁上校带着亚历山大的参谋长麦克里里将军的一封信，来到巴顿的司令部。信中写道：“亚历山大将军相信，尽我们最大力量援助英国第 1 集团军的重要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必须将装甲部队推进到盖塔尔一带，必须要有付出伤亡的准备。为了向前推进，必须做出一争努力。”巴顿不喜欢亚历山大将军那种牺牲美军为英军胜利铺路的做法，但为了顾全大局，他接